

# 浪花集

## 徵求會員

寄即郵附索函章簡

號一十里江虹路江虹北開處信通

## 化毒仙

主編天濟家李東廣

(分銷處)

五馬路寶善堂藥房  
珠市口有記藥房

本堂家藏妙方選料精  
和而化毒不寒不熱病  
六七日服無不愈應驗  
專治男女老少花柳白  
痔漏皮膚癢熱疥等

如蒙不棄此丹性味  
清甜食後三服如重  
九如神效魚口便毒

## 澄道人醫字

印有詳章函索即奉  
現寓上海界路慶祥里  
一二七號

肺癆咳嗽  
精神萎靡  
發育遲滯  
各病血虛  
其效立見  
老幼咸宜

上海  
路江新馬路

## 強民藥廠

各大藥房及  
大商店均有  
出售招請外  
埠經理

## 好運道香烟

圖商所特



各大煙店均有經售

華達煙公司出品

香烟要吃好運道  
財運好時運好官  
運好命運好一年  
四季運道運還要  
添個小寶寶

## 招

## 登

## 廣

## 告

法界磨坊街

華商大德烟公司出品



利○挽○愛○上○金○烟○公○價  
烟○香○牌○橋○塔○  
權○同○胞○國○貨○等○黃○絲○

請

吸

## 本報歡迎投稿

許佩英、曹夢麟、王元治、梅壽水、姚雅璣、杜夢花、諸兄台鑒、佳作請速賜下、以光、

# 糊裡糊塗

期五十七第  
分二洋售  
例刊告廣  
目價報定

刊推整大每方短不  
資算頁洋寸行論  
先長角六寸計角地  
惠期照角每算以位  
面地另期英及尺  
議位登收尺長



# 糊裏糊塗

▲糊裏糊塗的惹大王

惹大王不知怎樣的天天不能離開烏托，好像一天不到烏托去賞光賞光，幾個女招待是要不開心的。昨天敵林偶然光臨烏托，一脚跑到四樓京班戲場，恰巧看見了惹大王正在同洋因因開心，我本當要看不使它們看見的，忽然背後來了一個不識相的騷擾客，大喊一聲：「惹大王，看哈人呀，我被他一叫險乎嚇了一跳，我連忙叫他不要響，這時惹大王戴了一副維克眼鏡，神氣活現的同白銀虎大開談判，並且連帶關係的尋洋因因開心，最發噱的要算白銀虎了，差不多笑得連嘴都合不攏來，這時候我與惹大王他們二家頭開心，就跑到惹大王的背後，忽然被白銀虎看見了，大叫一聲：「惹大王，你來了，你來要稿子麼，我說不是不是，我來看朋友，那惹大王同轉頭來問道，木林你洋因因特刊上的稿子做好了沒有，我連忙回答，「喂，我幾乎忘記了，不過我要問你，你說以後不替洋因因出特刊了，說她身價太高，現在如果再替她出了特刊被人妬妒了，不是要說你同洋因因因索絲板機嗎，他一想隨口說道，啊，木林兄，你不要動氣，我真糊裏糊塗呀，

林木阿牌老

## 好一個苦腦子

(嚇司脫)

一日友人來君，與余同至新新公司屋頂花園白相，友人忽覺頭痛難受，余見其如此，當即車送至他家，一連半句，日見病重，當即名醫診治，醫生診畢，對余謂：「此病非常利害，若勿速治，恐有性命危險，其妻聞言急得面如土色，當求先生可用何藥，醫

## 懸賞捉拿談老三

(陳念堂)

譚老三現年九歲，川沙口音，瘦而且矮，頭如橄欖，白髮紅鬚，前任曹錕手下老太婆部長，後調任至張作霖部下為短衫褲科長，至民國十八年為曲線板班長，因四年因落雨不帶洋傘，故充軍至上海為庶民，而譚老三竟作野雞黨科長，帶領大批野雞，排成迷魂陣，將軍民人等，一概迷倒，其最惡者，為搶去長三么二各堂子之生意，倘有人能破此陣者，即賞銀五十支，火腿二打，帶本報至上海領取可也，決不食言，(注意此陣設于朝天馬路石子街轉角黃泉路)

生搖實難，只有一藥可用，餘藥皆無效，繼曰：「活人腦子一個，方可救此病症，乃妻顯出巨資，向一蘇州人購買人腦，蘇州人答道：「我是蘇州人，不曉得來妻乃改向一杭州朋友商量，杭州朋友當即答道：「我們是杭嘉湖，恐怕不受刀的，」其妻見其光景，左思右想，恰巧來了一位江北朋友，當即談及此事，可否請商，江北朋友一想，答道：「我們的腦也是不能吃的，來妻問道，何以不能吃，江北人答道：「我們江北人是苦腦

## 大好老傳

【陳少眉戲作】

大西洋之東，好望角之西，老河口濱，有人焉，衣必大，食必大，貌嬌麗如好女子，性頑固若土老兒，鄉人見其自命不凡也，因以大好老名之，彼亦以大好老自居，客有自大中華國來者，造其門而問之曰：「子之名



## 一封糊塗的約遊書

▲聽姊呀？你看下面的詩

龍傳古利吾未遊。  
特約吾愛其我游。  
既至始知不好遊。  
幾平迷途因去遊。  
(一)  
龍恩塔頂似泰山。  
我未登過舊金山。  
你應來舊金山。  
若要到頂多上山。  
上面的一封書，看上去，好似一封遊龍傳的詩，但是仔細一看，將每句的末一字，却拼成「封約遊的書」，就是(游山玩水去嗎)。

## 本報徵稿

本報現欲徵求一切有興味稿件以最能令人笑樂者為最佳他如一切小史小品文字等亦均在歡迎之例如荷賜稿可寄本館編輯部收不誤

一流、然大勢所趨，一旦身為大元帥，胸佩大勳章，則大借款可飽私囊，大神通可顯手段，全國百姓，無不稱頌，所謂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也，且余徐娘雖老，猶覺老氣橫秋，子奈何以老生常談，譏余名之不當耶，客默無以對，遂共稱之為大好老云。



# 燕子窠秘密

(四)

夏英才和阿英在亭子裏吸了一會煙，想起了昨天之事，不免大家說了一會。夏英才說：『不覺已到了夜間，叫燒煙的去了，燒煙的小菜，便在亭子裏吃了夜飯，吃罷，燒煙的人進來道：時間已晚，煙都散了，二位還是在此地借宿呢？還是怎樣？』夏英才道：『不，不，我就要走了，阿英道：橫豈今晚我沒有事，就在此地借一夜宿罷，我同你不離別的。』夏英才道：『再送上一只煙泡，吸到二點鐘光景，夏英才在忍不住了，便輕輕地說道：昨天不巧，給我兒子看見，現在人聲靜絕，正是好機會，不可錯過，那婦人臉上一紅一紅，似笑非笑的，直把個夏老兒急得，一佛出世，馬上動起手來了，阿英半推半就，正欲行事的當兒，忽地聽得房門敲得雷聲一般，夏老兒聽了，嚇得外面起火，即忙開了房門，不料進來的是個個彪形大漢，不問情由，將夏老兒對胸一把，板了三針戳不出血的面龐，好，你霸佔我的妻，不放她回家，我金銀首飾，都是她貼給你的，今天給我們看見，非打死你不可，夏老兒見此模樣，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戰戰兢兢，並沒有做非禮的事情，也不會取過她分文，諸位如若不信，請你問問她好，說罷，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爲首的一人聽了，哼了一聲道：你還說沒有用她的錢嗎？說罷，很命的打了夏老幾拳，可憐夏英才年紀已大，怎受得起，這種如很老虎的手腳，不過吃了幾拳，已是痛倒在地，說不出一聲的話兒了，那時床上的阿英，見夏老吃苦，滑頭的眼淚，也一滴一滴的流了下來，便下了床對她丈夫道：現在既然如此，也不必打夏老爺，你要他幾個錢，

## 糊塗國文

『湯溪客』

做親這事，大家喜歡也，夫親何以要親，以其欲養兒子也，若果大之做親，不亦好乎哉，嘗思有天地而後有萬物，有萬物而後有男女，然則二五精，萬物化生，乃天下所最有趣之一境也，若乃其未親，幾如癡子望天，其事將成，好像蟻蟻扒熱灶，乃未幾而變七花爛，送入洞房，兩新人，相連

## 陳皮梅已經捉至

(陳念堂)

前胡有葉明衡君要捉拿陳皮梅，現在已經捉到，其經過如下，余經探目水蠅牛君報告，謂陳皮梅現在冠生園棧房內隱匿，余乃帶領芝蔴兵五千、豆砂兵五千大旗圍捕，直抵冠生園，將冠生園棧房圍圍住，不料陳皮梅帶領陳皮杏甫陳皮山查及出棧陳皮數十萬，竟與天軍大戰，惟吾軍勇不可當，卒將陳皮梅等吃精光，至十三點鐘方將陳皮梅在字號內覓得，現在將派至府上取賞，請勿食言，爲荷。

食枕，而今宵之樂事，當亦不問可知也，惟論夫做親之難也，始則有朋友之做親，繼則有公館之求允，而且選日選時，幾費商量，大盤小盤，連番勞碌，嫁姑娘之出去，女宅無不排場，討新婦以進來，男家更甚，此到處皆然，而天下所通行者也，吾就其最關熱者言之，吹打而迎，迎而進，桌椅箱等之件件完全也，三聲炮響，舖陳列而燈燭輝煌，鄰家婦女喧嘩，就不拍手搖頭，嘆大人家之排場，吹喝而發，娶親之輪，旗幟畢集，執事不可不全，彼梳妝冠帽之般般端整者，無論矣，兩處人多酒興濃而杯盤狼藉，女眷後堂歡笑，就不張頭頸，替新相公之品貌非凡，無何新而出，微聞鳴鳴之聲，排前而回，更見新之象，則其奉天賜

(泰山)

地、交拜時也，坐床撒帳，進房開也，上帳而見告祖，則家堂與灶君也，合而後會親，則作圖與打恭也，最後者，待新也，加官進爵，敲鑼於堂前，最鬧者，暖房也，吃酒，醉拳擲人頭於樓上，作者曰：此做親者皆然，吾亦想新郎新娘之私心也，少年雅愛風流，盼未至之佳期，往往形諸寤寐，今則肉在口矣，春風有面，借吃飯而偷看，浪跡未經，背人家而打算，而一念夫此日之若何景況，覺他人碌碌，未免與我而乾赤鼻之頭，今則阿母情深，上輪時連番叮囑，即君貌好，面紅裏到底模糊，而一念夫今宵之那時情形，覺中心躊躇，幾如妖術而吃卵之蛋所最討厭者，吵新房之客人討果子而吃水煙，說三日原無大小，而喜娘可以打去，了頭可以陶情，人手多而亂話連篇，所謂忙忙頭裏勝勝者此也，最有趣者，第一夜之滋味，此脫靴而彼解，願兩人從此綢繆，而中講其開談，房外防其聽得，天亮快而手忙脚亂，所謂螺絲亮裏做道場者，此也，若夫

## 原來是你

(湯溪客)

一個公園裏的亭子中有一個年約二十的男子，坐在椅上，又有一個女子，亦坐在裏面，只聽那男子嘆着氣說道：『妹七，這也是無法可想，專制家庭的壓迫，環境逼人，也是無可如何啊，倘然我們二人要圖自己的幸福，只有私奔，不過如果私奔了，只是對於名譽上有關，倘使直接向家庭反抗，未免同父母做仇敵，可憐我一個父親，廿餘年只生我一一個，親事從小就定的，現在要變回，也可以的，但是我不願給父親受氣，所以願意自己受精神上的痛苦，不過負了我妹七了，』說到這裏，嘆了一口氣，就不講下去了，那女郎就接着說道：『哥七，這也不奇怪你的，並不是你無力去反抗，實在是環境逼人罷了，不過我們雖然不能實行同居之愛，但是我們的精神的愛，還是存在的呀，』說罷一對情人，就出花園門各分東西了，這日是男子的婚期到了，請了許多的賓客，極盛一時，這時不知他是喜是悲，到了下午，花轎已經來了，照舊式的婚禮，同入洞房，賓客照例開新房，等到新房開好，只有新郎新娘二人了，這時新郎抬頭一看，狂熱吃了一驚，這時那女郎也向他一看，不期都脫口說：『原來是你』



珍珠翡翠  
鑽石玉器  
金銀首飾  
金銀器具  
徽章勳章  
金盾銀盾